



迈入了高考考场,挥手与青春作别,之后的人生注定会充满沧桑,每一年的独木桥上,都留下了参与者拼搏的印记。如今,当又一批年轻人走上我们曾经走过的路,总能勾起我们对似水流年的深深回望。

高考 印记



为了高考,我等了11年

1977年,那年我31岁,当再次从广播中听到“恢复高考”的消息时,我噌得一下从工厂休息室的座椅上站起来,朝厂办跑去,和厂办工作人员来来回回的翻看着连日来的每一天的报纸。

“恢复高考?”这个迟到11年的消息,对我来讲,无疑难以置信了。因为此时,我已成为潍坊钢厂的一名一线工人,两个孩子的爹。

回忆起1966年,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,当距离高考还剩下不到一个月时,竟被突然告知“考试制度被废除”,那时,我已经交了高考报名费,紧张地准备着考前最好的冲刺复习。一直以来,作为一名学校资优生,考试从来年纪前几名,立志冲刺北大,却被通知“不用考试了”,这无疑如晴天霹雳,一时间满腔愤怒不知何处发泄,一身的理想、抱负更不知何处安放了。而当时自己唯一的希望也都寄托在了老师“高考推迟半年”的消息上。

但半年后,眼看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,张铁生考试交白卷被推选为英雄,曾经残存在心里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彻底扑灭了。无奈之下,1970年,我进入潍坊钢厂成了一名一线工人。

经过十年文革的折磨,1977年,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。11年来,曾经心中生被扑灭的一团火再次被重新被引燃。

可当我再次把参加高考的想法摆上桌面时,却遭到了父母、岳父岳母的集体反对。当时,由于两个孩子一个周岁,大的也不过三岁。如果外出求学,不仅妻儿无人照顾。更重要的是,作为一家的顶梁柱,我去上学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少了一份重要的生活来源。

妻子是我的高中同学。幸好她义无反顾的支持,我终究还是报名了。

那年高考,我等了11年,时间够久的了。说啥我也得考考试,一是完成自己从小以来的大

学梦,也是我想靠知识来改变当时的生活,改变命运。

但即便如此,报名后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摆在了我的面前,十年不曾接触任何书本知识,而距离高考那一天又剩下不到一个月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考试科目跟现在的差别不大,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政治、生物、历史等等,样样齐全。但高中三年的知识要在一个月重新捡回来,于是除了白天上班的时间外,晚上就是一宿一宿的熬夜奋战。也没啥重点,就是挑着看。

当时考试没啥压力。反正考得上,我就去;考不上,就重回钢厂上班。

但连续11届的考生,进了考场,老的、少的、拖家带口的,都有,还是难免有些紧张。可看到考卷的一瞬间,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放松了起来。题目都是初中知识,太简单了。

这从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

目就可以看得出来,难忘的一天。那时国家倡导“抓革命,促生产。”多年钢厂的一线工作经历,我就把自己工作后炼出的第一炉钢作为文章的主线。“炼钢时,火星四处飞溅,如同我的理想、抱负也都飞扬”,直至现在,当年写下的一字一句也还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在那个年代,这是有感而发。而现在的孩子成天关在教室里啃书本,又何感而发啊?

高考结束,我也顺利考进潍坊医学院,那一年,我31岁。那时,班上最小的同学整整比我小了15岁。

现在,我已成为一位主任医师,名誉院长。而一直以来的“高考情节”也让我直到现在,都在关注每一年高考,更0祝福每一位考生能取得好成绩。

潍坊哮喘病医院主任医师 杜继斌 口述
本报记者 董惠 整理

那一年,我看错了题目

1980年,刚刚恢复高考的第四个年头,在那个升学率较低的年代,相比现在,那时的大学生含金量更高,考上大学或许就意味着留在了城市,或许是意味着有了一份好工作。因而,对于当时像我这样的应考生来讲,那一年虽是我一个人的高考,却承载了全家人的希望。

对于高考的记忆,我脑海中也多是一些些琐碎的画面。高考前一天,天空照样下起了瓢泼大雨,或许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,我竟然把刚发下来的准考证不小心落在了教师的座位上。也正因此,自己整整担心了一晚上,没能睡好觉,最后幸亏老师给我及时收了起来,才没能耽误考试。

那时考试的形式,跟现在相差不多,30个左右的考场,一人一桌。

我们那年的高考作文题目,我记得是《画蛋有感》,但考试中,我却漏看了答题要求中结合“个人实际”中的“个人”两字,担心了很久。数学科目考试中,在反复昨晚自己会做的题目后,我还当场给自己估了个68分,而考试结果也竟然一分不差。而最终,我也以384.5分的高分考入山东医学院。

潍坊哮喘病医院职工 魏春华 口述
本报记者 董惠整理

非典肆虐,我奋斗过关

回忆当年的高考情景,感慨万千啊!我是2003年参加的高考,那年的高考堪称经典,先是“非典”肆虐,搞得同学们四个月没回过家,还记得每天在校门口很多的家长都去送吃的喝的,孩子拿着家长送的东西往宿舍走,家长在校门口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,那场景值得回味,我们欠父母的一辈子都还不完啊。然后高考中我们应该碰到了历年最难的一次考题,尤其是数学,简单说就是“理科考的是数学竞赛的难度,文科考的是理科数学的难度”。当时我们考完数学,好多同学出来以后感觉都要哭了,后面的证明题一点思路都没有啊!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,坚持到了我们出高考成绩。

回首我们的经历,高考不是对你人生的一个宣判,过完那三天,你会发现原来人生还有好长一段在等着你去继续开拓。不管你是不是能进入理想中的大学,你都要知道再好的大学也有其阴暗堕落的一面,再差的大学也有它阳光向上的一面,谁独领风骚,凭高考预言,为时尚早!

奎文区司法局 张松

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

我来自安丘市赵戈镇埠望村,1984年7月7日,跟学校里顺利进入高考的同学们一样,我坐上大车,一路颠簸来到位于远在县城的学校迎接第二天的高考。

2010年,儿子参加高考那会,我还和丈夫连请了三天假,一人负责接送,一人负责做饭。

于我而言,与现在的考生相比,那时的高考没有家人前呼后拥地宠着,亲戚三番五次的问着,父母牵肠挂肚的念着,与以前任何考试相比,不外乎换了个地方而已,同样也实现着“我用知识改变农村生活,户口农转非,吃上国家粮”的梦想。

更直白的说,那一年,高考就是我一人的事,无关父母的寄托,不带社会集体功利色彩。因为那时生活在农村,靠天吃饭的农村人还不了解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涵义,“女孩子上啥学,快回家干活”的想法仍根深蒂固。

但我的父母还算开明,对于我一直以来考大学的想法,他们也只是说着,“女孩子考上咱就上,考不上再回家种地”。但我也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,而且还成了恢复高考后俺们村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。

我们家中有两个女娃,大姐年长我十一岁,在本该上学读书的时候,她遭遇了文化大革命,仅有初中文凭。

我高中时就读于安丘八中,跟现在的“普及式大学教育”相比,那时的高考还属于选拔制的,每个县城都有高考考生名额限制。因而在正式高考前,每个学校自身也需要进行一次考生筛选。现在我还记得,学校学生在操场上集体参加选拔考试的画面。而只有通过学校自身的考试,学生才有机会进入下一轮的正式高考。

正式高考,30人左右的考场,一人一个小桌。那时考生们也没啥作弊的概念,老师说一句不能抄,考生们就很自觉。不像现在,各种高科技的作弊手段。考试科目跟现在也相差不多。但那一年,数学尤其难。

1984年高考,全国共有约160万考生,48万被录取,升学率约29%,当年我也以480分左右的成绩考入安丘当地的一所专科学校,成为了那幸运的48万人中的一员。

中共奎文区委党校 崔玉青 口述
本报记者 董惠整理



2009年高考,两名女生在入场前查看复习资料。



2010年高考的一对姐妹花。

下期话题

父爱如山

也许父爱没有母爱那样的细腻如水,但我们都是在那一双强劲有力的臂膀庇护下长大,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父亲节,你有什么话要对父亲说吗?你愿意分享你和父亲之间感人的故事吗?

欢迎您参与到“新闻第一人称”中来,投稿至 guanzhuweifang@163.com,也可联系18678086893,周四,让潍坊的读者听您的故事。